

## 共赴國難

## ——港人的抗戰系列之③

▼香港光復後，黃作梅曾拒絕港英政府的邀請當高等華人首席代表，幫助管治香港。圖為1953年，黃作梅在大兒子黃偉建剛誕生後不久，與夫人霍善儒合照於家中

►國仇與家恨，埋藏在心中多年，黃作材感嘆必須銘記歷史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1953年，黃作梅在長子黃偉建滿月時，與家人合照。前左二為黃作梅母親，手抱黃偉建。前排右一為黃作梅



▲1955年4月，參加第一屆在印尼萬隆召開亞非會議，中國代表團部分成員經香港新華分社時，於淺水灣留影。圖左七為黃作梅，左八為黃作材

## 臨危不亂力保珍貴情報

抗日期間，情報員秘密傳遞信息的方式多種多樣，既有電視熒幕上常見的雞毛信，亦有較為隱秘的蠟丸傳信。身為小情報員的黃作材也使用過多種傳信方式，但有一次差點被日軍截獲，幸虧同場的大哥黃作梅臨危不亂，國際工作小組成員林展自然應對，才保得住珍貴的情報。

## 煙仔藏情報預備跳天井逃生

在深水埗廣恒雜貨舖未被日軍發現是情報站之前，黃作材除了在店裡偽裝成小夥計，也不時當其兄作梅的跑腿，傳遞情報。「有次，我被作梅叫到界限街找他，當時他和女情報員林展正在客廳聽工作，卻忽然聽到敲門聲響」，正在憶述的黃作材，神情突然緊張起來，「林展馬上湊到防盜鏡邊上一看，只

見一個日本軍曹帶着翻譯前來」。

「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一是例行檢查，二就是已經發現了我們的據點。」黃作材說，那時他們傳遞信息的方式是將秘密情報寫在一張薄薄的小紙片上，然後和煙絲捲入煙仔內，以作隱蔽，「當時作梅略作考慮後，便馬上把兩三小卷情報密件跑入尾房交給我，要我注意他的信號，如有不測，就把文件吞下肚然後爬窗從簷簷跳下天井逃生。」黃作梅交代完便去開門迎客。

黃作材知道事情緊急，立馬靠在窗邊，一待兄長暗號，便立馬翻窗逃走。他豎起耳朵仔細聽着外面的動靜，卻聽見通曉日文的林展在外對答如流，並未起衝突，料想是例行檢查。不過日本人一直未走，黃作材的一顆懸着的心便一直未能放下。

最終林展順利地將日本軍曹打發走，神經緊繃的黃作材才放鬆下來。他笑言，現在說來簡單，但當時的情況卻是驚險萬分，若非親歷不能感受得到，「這可比電視劇裡的緊張多了」。



▲1944年3月18日，圖左起黃作梅、周伯明、曾生、林展、饒彰風於現在的深圳市土洋村東江縱隊司令部附近合照

## 短短數月當上電台台長

黃作材被日軍釋放之後，由於之前的司令部早已轉移，輾轉大半年才找到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部隊。他回歸之後，沒有繼續做情報工作，而是在領導的推薦下去學習電台運作。黃作材與記者分享了不少他在電台裡的趣事。

「1943年，那時我才十幾歲，腦袋靈得不得了，學了兩個月就學會了如何發電報。」由於電台翻譯需要一定的英文基礎，當時極度缺乏這方面的人才，而黃作材跟着英文極好的哥哥黃作梅一學就會，沒過幾個月，還當上了電台的台長。黃作材說，其後黃作梅參與救

援了大批英軍官兵和美國飛行員，飛行員知恩圖報，便將隨身攜帶的朱古力、罐頭等食物送給了東江縱隊。在當時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年代，這些朱古力、罐頭都是極為難得的上等食品，時任東江縱隊政委的尹林平見電台的人都是群十來歲仍在發育的孩子，便將食物都分給了幾個電台。「我就好風騷啊，打仗一樣食美國佬的罐頭！」黃作材提起這一段往事，忍不住眉飛色舞。

## 替軍隊高層接收機密

戰爭時期的電台人員身負重要

職責，是軍隊高層接收機密情報的重要渠道。黃作材跟隨尹林平一直打到江西，在抗戰勝利後又跟過葉劍英和陳庚。「葉帥派了一個加強營保護我的電台，他說，連長可以死，指導員可以死，但我不能夠死。」他頓了一頓笑言，「因為我要是死了，葉劍英就『又癩又聾了』」。

在電報員之間，亦有着非同一般的默契。黃作材於1947年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電台的台長，與負責毛澤東、周恩來電報方的電報員在社裡見面。「我們根本不用介紹，一打幾個鐘馬上就認出了對方。」

## 情報員無懼拷打保清白

►戰前林珍(左一)五歲時，與大姐林展(中)及哥哥合影  
相片由林珍提供



◀林珍目睹姐姐在日軍暴打下仍然堅強不屈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我家姐雖然被打，但身份沒有暴露，最後仍理直氣壯」，回憶六歲時目睹姐姐林展在日軍暴打下仍然堅強不屈，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年逾八旬的林珍不禁眼淚滾滾，聲音哽咽，這件事深深地影響着她和家人，促使她們投身抗日游擊隊。林展生於一九二〇年的香港，庇理羅士女書院畢業的，通曉英文和日文，她隨着家人加入黨組織和游擊隊後，被安排在香港收集情報。林展通過尖沙咀勞工介紹所，進入一家日本人和台灣人較多沒出沒的賓館，以清潔工為掩飾收集情報。某日一個日本人企圖侵犯林珍，她反抗成功，但這個日本人為報復她，竟向憲兵報告，污蔑她偷了一百八十元軍票。憲兵部將林展抓回去審問，問不到結果，便押着被綁的林展在街上遊街，再押她回打鼓嶺的家。林珍回憶說，當時幾個日本兵帶着刺刀一進她家，不問情由，便拿起扁擔拷打她姐姐，逼問軍票藏在哪裡，並且翻箱倒櫃。當時年僅六歲的林珍，嚇得躲到媽媽身後。

「我沒事，我是正直人」  
「我家姐很堅強，一聲都不喊，沒有流過眼淚，還叫我們不要害怕，說『我沒事，我是正直人』」，林珍強調，她姐姐雖然被打到滿身傷痕，但一直不肯屈服。最後日本兵竟然拔出刺刀進行恐嚇，面對死亡的威脅，林展依然寧死不屈，林媽媽亦護着女兒，不斷否認偷軍票：「我們窮都有骨氣。」日

香港被日軍佔領期間，不少愛國青年、青少年學生投奔抗日武裝組織——東江縱隊港九大隊，部分更是香港名校畢業，精通外語的「番書仔」，是大營救和情報工作的幕後英雄。黃作梅、黃作材兄弟便是其中的代表。黃作材在大哥黃作梅影響下，暗地從事情報工作，卻被日軍逮捕，遭受了半個月暗無天日的牢獄之災，期間險暴露身份，更目睹原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遭受酷刑。更令黃作材憤怒的是，他出獄後回到家中，父親卻因情報站被搗破而生活無依，最終被活活餓死。國仇與家恨，埋藏在心中多年，現時已88歲的黃作材感嘆：「歷史需要銘記！」

大公報記者 文軒 朱晉科

黃作材的大哥黃作梅是皇仁書院高材生，香港淪陷後投奔東縱，任國際工作小組組長，營救國際友人。當時讀華仁書院、年僅十五歲的黃作材，在大哥的指引下，與家人一齊參與抗日，他雖不像大哥在軍隊中擔任要職，卻也在情報站中時常配合軍中要員，完成重要任務。而一次驚險的任務改變了黃作材的一生。

## 偽裝雜貨店掩飾情報站

「我被安排在剛成立的一個情報站裡當一名小夥計，並改名黃國雄」。黃作材清楚地記得，情報站位於深水埗，以「廣恒雜貨店」為掩飾，大哥作梅是「老闆」，父親長駐管理，實際上是國際小組和英軍服務團聯絡的情報交換站，雙方成員常在閣樓碰頭開會，而他則在樓下邊賣貨邊放哨警戒。

「有一天，大哥作梅約我在外面碰頭，只見他判若兩人，剪了平頭髮，穿一套殘舊對胸短打唐裝，腳踏布鞋，要我送他一程。到了大埔灣碼頭，他就乘船走了，途中沒說多少話，只告訴我他有緊急任務，要趕回司令部。」黃作材後來得知，原來是英軍服務團中出現了叛徒，將情報站的秘密泄露，黃作梅才緊急撤離，但為了不打草驚蛇，情報站依然維持雜貨店的偽裝。

但日軍並未放過黃作材等人。沒過幾天，兩三個穿白綢短打的日本人趁天色未亮之際，將黃作材與父、姐一同押走。但是日軍沒有搜出什麼東西，其父、姐當晚獲釋，僅作材一人被關押在高等法院（舊立法會）的地牢。地牢石室中約有40人，英軍服務團組長陳養與原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均關押在內。

黃作梅在當時頗有名氣，是日軍主要的逮捕對象之一，黃作材憶述說，被捕翌日，一個軍曹帶着翻譯入來，把一幀照片示給獄中各人，高聲問：「你們認不認識這個『矮仔黃』？」「輪到我，一看，嚇一跳，是我大哥作梅，心想，這回死定了。」不過，由於黃作材年紀尚幼，鮮有人知道他與黃作梅的關係，兼之他易名行事，獄中僅陳養一人知他身份。「陳養低聲對我說：『不要怕，這裡只有我知道你的身份，只要我不說，就沒人知道』」。果然軍曹問了一圈無人答應，黃作材亦低頭裝作不知，才避過一劫。

## 父親生活無依活活餓死

不過，即便沒有暴露身份，獄中的生活依舊艱辛。黃作材被囚15日，日日在地牢深處，不見天日，每天只一個小飯糰，難以果腹。日軍的殘暴更令他心驚膽寒，他曾親眼目睹司徒永覺被電鞭抽打至遍體血痕。日軍在黃作材身上一無所獲，囚禁半個月後便將其釋放。但他出獄後見到陽光，竟由於與牢裡的常年黑暗反差太大，當場暈倒。而更令他憤怒的是，回到家中發現父、姐雖被釋放，卻因情報站被搗破而生活無依，沒過幾天，其父竟被活活餓死！

如果說黃作材之前參與抗日只是因為國仇，此番便是再添家恨。黃作材至今談起此事仍忍不住有些激動：「我們當時無後路可退，只有奮勇殺敵才有生存的可能！這段歷史雖過去大半個世紀，但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忘記歷史就等於背叛，我覺得我們需要銘記！」

▼1955年，「克什米爾公主號」遭美蔣特務炸機，黃作梅遇難，他與其他烈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烈士紀念碑下，總理周恩來參加公祭

